

《三进士》

主要角色

孙淑林：老旦
 张文达：老生
 常夫人：花旦
 常天保：老生
 周子卿：小生
 周夫人：青衣

情节

山西平阳书生张文达进京赴试，因无盘费，借了当地周、常两家的银子。张文达去后，两家向他妻子孙淑林索欠，孙淑林无发偿还，两个幼子遂被抢去折债。张文达落第滞京，多年不归。值平阳荒旱，孙淑林离家寻夫，病困洛阳，被迫卖身，在常知府家中为奴。因没有做好“八珍汤”，被常夫人责打，又因收了周通判送来的寿礼，惹怒常夫人，奉命去到周家退还。周夫人见孙淑林似有隐痛，问明来历，才知她就是周通判和常知府的亲母。周通判到常府认母，常知府恐玷官体，不肯相认，二人言语冲突，控诉于巡视洛阳的巡按之前。恰巧巡按正是张文达，知府大窘，与其妻悔过认罪。一家遂得团圆。

注释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团李金泉、李洪春与本院（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吴少岳共同整理的。

根据《京剧丛刊》第二十九集整理

【第一场】

（常院子上。）

常院子	（二黄摇板）	夫人只想八珍汤， 连日累得苦奔忙。
	（白）	我家夫人跟随老爷上任，受了风霜，病后想吃什么八珍汤。府内之人，俱不会做；夫人言道，只有山西平阳之人，会做此汤，命我出衙寻找。连日奔忙，未曾找到。适才夫人催问下来，不免再到大街小巷寻找一番便了。
	（二黄摇板）	大街小巷去寻访， 只恐徒劳走一场。

（常院子下。）

【第二场】

孙淑林	（内白）	苦哇！
	（孙淑林持草标上。）	
孙淑林	（二黄慢板）	孙淑林出店房前思后想， 想起了夫与儿好不悲伤。 夫离家儿被抢荒旱又降， 为寻夫不料想病困洛阳。 在店中欠银钱卖身还偿， 可怜我年迈人落此下场。 含悲泪持草标长街来上……
	（白）	卖人呐！
	（常院子上，见状止步。）	
孙淑林	（二黄摇板）	一声声叫卖人好不凄凉。
常院子	（白）	那一老妈妈，手持草标，是人卖草还是草卖人呐？
孙淑林	（白）	哦，人卖草能值几何，自然是草卖人呐。

常院子 (白) 老妈妈，听你说话不像此地人氏？
 孙淑林 (白) 原不是此地人氏。
 常院子 (白) 哪里人氏？
 孙淑林 (白) 山西平阳人氏。
 常院子 (白) 是山西平阳人氏么？
 孙淑林 (白) 正是。
 常院子 (白) 既是平阳人氏，可会做八珍汤呀？
 孙淑林 (白) 这八珍汤么？原是我们平阳人会做的呀，不知你问它何来？
 常院子 (白) 我乃府衙管家，只因我家夫人病后需用此汤，命我寻找做汤之人，不想就遇着老妈妈，不知你要多少身价？
 孙淑林 (白) 唉！老身乃落难之人，因病欠下店饭银五两，只要还清此债，求得衣食二字也就是了。
 常院子 (白) 如此甚好，府衙之中，缺少不了你的衣食。你住在哪家客店？
 孙淑林 (白) 王家店中。
 常院子 (白) 好，你我同去客店，还清了你的店饭钱，再往府衙，你看如何？
 孙淑林 (白) 多谢了。
 (二黄摇板) 王家店中还银两，
 (白) 唉！
 (二黄摇板) 从此终老在他乡。
 (孙淑林、常院子同下。)

【第三场】

(常丫鬟扶常夫人同上。)
 常夫人 (二黄摇板) 思想那八珍汤茶饭懒进，
 命家院找仆人未见信音。
 叫丫鬟搀扶我二堂坐定，
 (常夫人坐。)
 常夫人 (二黄摇板) 但愿得找寻到做汤之人。
 (常院子上，进门。)
 常院子 (白) 参见夫人。
 常夫人 (白) 院公回来了，可曾找到会做八珍汤之人？
 常院子 (白) 小人奉命前往，在大街之上，见一老婆子自卖自身，小人问明，她乃山西平阳人氏，会做八珍汤。是她病困旅店，欠下饭银五两，只须还清饭债求得衣食二字。因此小人将她带进府中来了。
 常夫人 (白) 你且退下。
 常院子 (白) 是。
 (常院子下。)
 常夫人 (白) 丫鬟，去叫那婆子进来。
 常丫鬟 (白) 是。
 老婆子，老婆子快来。
 孙淑林 (内白) 来了。
 (孙淑林上。)
 孙淑林 (二黄摇板) 孤苦无依遭贫困，
 只得低头服侍人。
 常丫鬟 (白) 哟，原来是位老姐姐。
 孙淑林 (白) 哦，原来是位丫鬟姐。我乃异乡之人，不懂府衙规矩，还望多多照顾。
 常丫鬟 (白) 不妨事，我家夫人是个吃斋的。
 孙淑林 (白) 哦，是个吃斋的。阿弥陀佛，遇着善人了。
 常丫鬟 (白) 善人倒是善人，可是你得小心点儿。随我来吧。
 这就是我们的夫人，你还不上前叩头。
 孙淑林 (白) 是是。
 夫人在上，孙淑林叩头。

常夫人 (白) 哎, 进得府来, 未曾问你名姓, 口称孙淑林, 真真无有规矩。

孙淑林 (白) 啊, 夫人, 我乃外乡之人, 不晓得府中规矩, 望求夫人恕罪。

常丫鬟 (白) 是呀, 她不懂规矩, 夫人, 你就给她改个名吧。

常夫人 (白) 嗯……从今以后, 就叫你老奴。

孙淑林 (白) 老奴……哦哦哦, 多谢夫人。

常夫人 (白) 起来。

孙淑林 (白) 是。

常夫人 (白) 老奴!

孙淑林 (白) 有。

常夫人 (白) 你可会做八珍汤?

孙淑林 (白) 老奴会做。

常夫人 (白) 去到厨下, 快快做来我用。

孙淑林 (白) 啊, 夫人, 这八珍汤需要温火烹制, 是快不得的。

常夫人 (白) 还敢多口不成!

丫鬟领她前去。

常丫鬟 (白) 是, 您跟我去吧。

孙淑林 (白) 是是是。

(孙淑林出门一望。)

孙淑林 (白) 唉!

(二黄快三眼) 下得堂来自思忖,
这官府规矩好不怕人。
看来做事要谨慎……

常夫人 (白) 还不快些前去!

孙淑林 (白) 哦, 是是是!

常丫鬟 (白) 老姐姐快来吧。

(孙淑林、常丫鬟同下。)

常夫人 (白) 看这老奴, 官府规矩全然不知, 做上一碗八珍汤, 还是这样慢腾腾的。唉! 真真的不称心呐!

(二黄摇板) 止不住心焦躁催问连声。

(白) 丫鬟, 丫鬟! 八珍汤可曾做好?

(常丫鬟上。)

常丫鬟 (白) 来啦来啦。
老姐姐, 夫人催下来啦。

孙淑林 (内白) 来了。

(孙淑林上。)

(二黄摇板) 急得我手忙心不定,
战战兢兢奉敬夫人。

(白) 夫人请用。

(孙淑林将汤呈上。常夫人一看。)

常夫人 (白) 我来问你, 这是什么汤?

孙淑林 (白) 这……这是八珍汤。

常夫人 (白) 哼!

(常夫人发怒, 泼汤。)

孙淑林 (白) 夫人, 老奴初进府来, 手忙脚乱, 做的不好, 下次多加小心, 做好就是。

常夫人 (白) 哇! 胆大老奴, 进得我府, 手忙叫乱, 做事疏忽, 今日若不打你, 犹恐惯了你的下次。
丫鬟, 看家法过来!

孙淑林 (白) 哎呀, 夫人不必发怒, 饶恕老奴这一次吧!

常夫人 (白) 老狗才啊!

(二黄摇板) 老奴做事不当心,
耗费夫人多少银!
手持家法将你打——

(常夫人打。)

孙淑林 (白) 哎哟……

常丫鬟 (二黄摇板) 夫人息怒养精神。
(常丫鬟向前拦阻。)

常夫人 (白) 你敢是与她讲情?

常丫鬟 (白) 不敢, 您开恩吧。

常夫人 (白) 起来。
(常夫人向孙淑林。)

常丫鬟 (白) 你起来吧。

孙淑林 (白) 是是是, 多谢夫人。
(孙淑林起立。)

常夫人 (白) 老奴, 明日乃是老爷寿诞之日, 命你看守仪门, 倘有人前来送礼, 只收礼单, 不收礼物, 仔细记下了。

孙淑林 (白) 是是是, 老奴我记下了。

常夫人 (白) 丫鬟搀我来。
(常丫鬟搀常夫人同下。孙淑林一望。)

孙淑林 (白) 唉! 我好命苦呀!
(孙淑林哭。)

孙淑林 (二黄散板) 我指望到此得安稳,
又谁知落在陷人坑。
悲悲切切泪难忍——
(孙淑林走小圆场。)

孙淑林 (二黄散板) 仪门等候送礼人。
(周院子上。)

周院子 (二黄摇板) 适才领了夫人命,
忙送寿礼到府门。
(白) 里面哪位听事?

孙淑林 (白) 你是哪里来的?

周院子 (白) 周通判周老爷府上的, 与你家老爷送礼上寿。

孙淑林 (白) 哦哦, 有劳了。只是我家夫人吩咐下来, 只收礼单, 不收礼物。

周院子 (白) 老妈妈, 别家的礼物可以不收, 我家礼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孙淑林 (白) 却是为何呢?

周院子 (白) 我家老爷与你家老爷, 乃是同乡共里, 同学攻书, 同榜会进, 同寅作官, 因此与别家不同。

孙淑林 (白) 怎么, 你家老爷与我家老爷乃是同乡共里, 同学攻书, 同榜会进, 同寅作官, 别人家礼物可以不收, 你家礼物是定要收下的?

周院子 (白) 正是。

孙淑林 (白) 既然如此, 待我权且收下, 与你通禀。请至下面待茶。

周院子 (白) 有劳了。
(周院子下。孙淑林入内。)

孙淑林 (白) 有请夫人!

(常丫鬟扶常夫人同上。)

常夫人 (白) 何事?

孙淑林 (白) 启禀夫人: 今有周府差人, 前来送礼, 礼物已然收下, 礼单在此, 夫人请看。

常夫人 (白) 怎么? 你将礼物收下了。

孙淑林 (白) 正是。

常夫人 (白) 哇! 适才怎样吩咐与你, 只收礼单, 不收礼物, 你为何偏将礼物收下, 真真大胆!

孙淑林 (白) 夫人有所不知, 来人讲的明白, 他家老爷与我家老爷同乡共里, 同学攻书, 同榜会进, 又是同寅作官, 别人家礼物不收也罢, 他家礼物是要收下的, 因此老奴我这才收下了。

常夫人 (白) 哦, 如此说来, 你倒是个会办事的人了。

孙淑林 (白) 夫人夸奖了。

常夫人 (白) 来来来, 我这把椅儿你来做吧。

孙淑林 (白) 老奴不不不敢!

常夫人 (白) 我谅你也不敢。你且近前, 我有话讲。

孙淑林 (白) 是。夫人有何吩咐?

常夫人 (白) 哇!

(常夫人打孙淑林嘴巴。)

常夫人 (二黄摇板) 老奴做事不思忖,
嘱咐言语你不遵!
(白) 家法伺候!

孙淑林 (白) 哎呀夫人你、你饶恕了老奴吧。

(孙淑林哭。)

常夫人 (二黄摇板) 家法一举要尔的命!

(常夫人打。)

孙淑林 (白) 哎哟, 哎哟, 丫鬟姐快快来救救我吧。

常夫人 (二黄摇板) 活活打死你这老残生。

(常丫鬟拦住。)

常丫鬟 (白) 夫人不要闪了你的贵手, 您就饶了她吧。

常夫人 (白) 教她起来!

常丫鬟 (白) 起来, 快快谢过夫人。

常夫人 (白) 老蠢才! 命你去到周府, 退还礼物, 巳时前去, 午时回转, 倘若误了时刻, 准备再受一顿饱打。

孙淑林 (白) 是是是, 老奴我记下了。

常丫鬟 (白) 请夫人烧香!

常夫人 (白) 哎呀, 只顾与她呕气, 忘了烧香。
阿弥陀佛!

(常夫人、常丫鬟同下。)

孙淑林 (白) 哎呀, 好个吃斋的善人呐!

(二黄散板) 我与你哪里结仇恨,
苦苦打我为何情?
浑身上下痛难忍——

(孙淑林出门, 周院子上。)

孙淑林 (白) 你害了我了。

(二黄散板) 皆因礼物受苦刑。

周院子 (白) 老妈妈此话从何说起?

孙淑林 (白) 只因你要我收下你家礼物, 怒恼我家夫人, 将我饱打一顿, 如今还要我到你家退还礼物去呢。

周院子 (白) 这倒委屈你了。如此你就随我去吧。

(二黄摇板) 老妈妈不要放悲声,
随我去见周夫人。

(周院子、孙淑林同走圆场。)

周院子 (白) 老妈妈请到那边稍待。

孙淑林 (白) 是。

(孙淑林下。)

周院子 (白) 有请夫人。

(周丫鬟、周夫人同上。)

周夫人 (念) 锦堂春富贵, 画阁日光辉。

周院子 (白) 参见夫人。

周夫人 (白) 罢了, 寿礼可曾收下?

周院子 (白) 常夫人不肯受礼, 差一老妈妈前来退礼, 现在外厢伺候。

周夫人 (白) 啊? 常府差人前来退礼?
下面歇息去吧。

周院子 (白) 遵命。

(周院子下。)

周夫人 (白) 丫鬟, 唤那老妈妈进来。

周丫鬟 (白) 是, 老妈妈在哪里?
(孙淑林上。)

周丫鬟 (白) 哟, 原来是位老姐姐呀!

孙淑林 (白) 好说, 原来是位丫鬟姐, 我是个外乡人, 不懂衙门规矩, 望丫鬟姐指教一二!

周丫鬟 (白) 不要紧, 我们夫人是吃斋的。

孙淑林 (白) 哦, 怎么又是一个吃斋的么?

周丫鬟 (白) 你别害怕, 我们夫人是个吃斋的真善人, 可不像人家老虎戴素珠, 假充善人啊。

孙淑林 (白) 哎, 我偏偏又遇着一个吃斋的。

周丫鬟 (白) 随我进来吧。
见过夫人。

孙淑林 (白) 是, 老奴与夫人叩头。

周夫人 (白) 罢了, 快快起来。

孙淑林 (白) 谢夫人。

周夫人 (白) 老妈妈, 你家夫人因何教你前来退礼?

孙淑林 (白) 这……我家夫人吩咐于我, 只收礼单, 不收礼物; 只因贵府院公言道: 周老爷与我家老爷交好甚厚, 是我将礼物收下, 我家夫人道我擅自做主, 故此命我前来退礼。

周夫人 (白) 原来如此。听你之言, 不像此地人氏。

孙淑林 (白) 老奴乃是山西平阳府人氏。

周夫人 (白) 哦, 老妈妈你是山西平阳人么?

孙淑林 (白) 正是。

周夫人 (白) 因何来在洛阳, 怎样身入常府?

孙淑林 (白) 这……唉! 一言难尽呐……
(孙淑林哭。)

周夫人 (白) 啊? 看你这样哭哭啼啼, 其中定有缘故, 你住哪里, 姓甚名谁, 有什么为难之处, 说将出来, 夫人与你做主。

周丫鬟 (白) 老姐姐, 你有什么心事, 只管说吧, 我家夫人会给你做主呐!

孙淑林 (白) 夫人容禀。
(二黄散板) 尊声夫人听我禀,
柳川巷里是我家门。
我夫名叫张文达……

周夫人 (白) 张文达?
且住! 想当初母亲言道, 我丈夫本是张文达之后, 孙淑林之子, 方才言道, 丈夫名叫张文达, 莫非她是婆婆来了么? 唉! 我想天下同名之人甚多, 我倒要仔细问个明白。
老妈妈, 你叫什么名字?

孙淑林 (白) 这……老奴无有名字的。

周丫鬟 (白) 老妈妈, 人生在世, 哪有没有名字的呀, 你怎么不说呀!
(孙淑林轻声。)

孙淑林 (白) 我说出来, 夫人不会责打我么?

周丫鬟 (白) 干吗责打你呀, 我不早告诉你了吗, 我们夫人是个吃斋的善人, 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吧。

孙淑林 (白) 哦, 是是是。夫人呐!
(二黄碰板三眼) 老奴名叫孙淑林。
(小拉子。)

周夫人 (白) 孙淑林!

(孙淑林惊慌失色。)

周夫人 (白) 丫鬟, 与老妈妈看座。

周丫鬟 (白) 老姐姐您坐下吧。
(孙淑林惊愕。)

孙淑林 (白) 叫哪个坐下?

周丫鬟 (白) 叫您坐下。坐下吧。

孙淑林 (白) 老奴不敢。

周丫鬟 (白) 老姐姐您怎么这样外道，我们夫人让您坐下，您就坐下吧。

(孙淑林坐，触伤处，孙淑林感苦痛。)

孙淑林 (白) 丫鬟姐，你请坐吧。

周丫鬟 (白) 您不用让，我啊，站惯啦。

孙淑林 (白) 多谢夫人。

周夫人 (白) 你丈夫作何生理？

孙淑林 (二黄原板) 我丈夫自幼把书念，
一十五岁身入黉门。

(小拉子。)

周丫鬟 (白) 夫人，这位老姐姐他还是位秀才夫人呐。

(周夫人随口应声。)

周夫人 (白) 原来是位秀才夫人，失敬了。

孙淑林 (白) 折杀老奴了。

周夫人 (白) 丫鬟，将座位往上升。

周丫鬟 (白) 老姐姐，您请起来，我们夫人请你上坐，来，您请上坐吧。

孙淑林 (白) 哎呀呀！丫鬟姐，我、我、我是断断的不敢坐。

周夫人 (白) 坐了好讲话。

丫鬟，往上升一升。

周丫鬟 (白) 老姐姐，您怎么这么唠叨，请上坐您就上坐，不就完啦吗！

(周丫鬟推，孙淑林恐再触伤处，急以手护之。)

孙淑林 (白) 多谢夫人。

周夫人 (白) 你丈夫往哪里去了？

孙淑林 (白) 唉！我丈夫么——

(二黄原板) 都只为求功名把京城奔，

借了周、常二家银。

一去数载无音信，

撇下母子三个人。

周夫人 (白) 周、常两家的银子还了无有？

孙淑林 (二黄原板) 周、常两家把债讨，

无有银钱就抢人。

周夫人 (白) 啊，清平世界，哪有抢人之理，我来问你，抢去何人？

孙淑林 (白) 唉！

(二黄原板) 常家抢去朱砂贯，

周家抢去孔凤纓，我那小娇儿啊！

(小拉子。)

周夫人 (白) 老妈妈，这就不对了，你丈夫既然姓张，两个儿子，因何一个姓朱，一个姓孔呢？

孙淑林 (白) 夫人，朱砂贯、孔凤纓乃是他二人的乳名啊！

周夫人 (白) 哦，原来如此。我来问你，抢去之后便怎么样呢？

孙淑林 (白) 夫人呐！

(二黄原板) 朱砂贯改名常天保——

(小拉子。)

周丫鬟 (白) 啊！

周夫人 (白) 丫鬟，快去倒杯茶来！

周丫鬟 (白) 是。

(周丫鬟下。)

周夫人 (白) 啊，妈妈，那孔凤纓呢？

孙淑林 (二黄原板) 孔凤纓改名周子卿。

周夫人 (白) 你因何来到此地？

孙淑林 (二黄原板) 皆因是平阳遭荒旱，

独自寻夫奔京城。

到此不幸身染病，

欠下了店饭银，无奈何自卖自身，竟做了常府仆人。

周夫人 (白) 常家待你如何?
 孙淑林 (二黄原板) 指望卖身求安稳,
 偏遇狠心常夫人。
 进门将我打一顿,
 受礼的事儿不容情。
 夫人若是不肯信——
 (白) 夫人请看呐!
 (二黄摇板) 我浑身上下尽伤痕。
 周夫人 (白) 呀!
 (二黄摇板) 听罢言来心难忍,
 果然是婆婆受苦情。
 忙上前去将她认——
 (周丫鬟捧茶上。)
 周丫鬟 (白) 夫人, 茶来了。
 周夫人 (白) 放下。
 (二黄摇板) 待老爷回府后商议而行。
 (白) 老妈妈你先回去, 俟我老爷回衙, 差人接你到这里吃碗安乐茶饭就是了。
 孙淑林 (白) 若得如此, 夫人恩德真同再造。
 周夫人 (白) 罪过了。
 孙淑林 (二黄摇板) 辞别夫人出府门——
 (白) 哎呀!
 (二黄摇板) 看看过了午时辰。
 回去又是一顿打,
 (孙淑林回身。)
 孙淑林 (白) 夫人呐!
 (二黄摇板) 望夫人救我命残生。
 周夫人 (白) 老妈妈, 你因何去而复返?
 孙淑林 (白) 哎呀夫人呐! 临行之时我家夫人言道, 巳时去午时回。如今日已过午, 回去定是一顿饱打, 教我怎能经受得起呀……
 (孙淑林哭。)
 周夫人 (白) 这……
 (周夫人想。)
 周夫人 (白) 丫鬟, 昨日常夫人命人前来剔取花样, 可曾拿去?
 周丫鬟 (白) 还没有拿去呐。
 周夫人 (白) 快快取来。
 周丫鬟 (白) 是。
 (周丫鬟取花样。)
 周丫鬟 (白) 花样在此。
 周夫人 (白) 老妈妈现有花样在此, 回去若是你家夫人问你为何误了时刻, 你就说我要你在此等候剔取花样, 她就不会打你了。
 孙淑林 (白) 多谢夫人。
 (二黄摇板) 多谢夫人施恻隐,
 设计搭救我老残生。
 我若是苟延得活命——
 周丫鬟 (白) 我家夫人送您呐。
 孙淑林 (白) 夫人呐!
 (二黄摇板) 不忘夫人再造恩。
 (孙淑林下。)
 周子卿 (内白) 开道回衙!
 (【牌子】。四衙役引周子卿同上。)
 周子卿 (白) 退下。
 (四衙役同下。)
 周子卿 (白) 啊, 夫人!

周夫人 (白) 啊, 老爷!

周子卿、
周夫人 (同白) 请坐。

周夫人 (白) 唉!

周子卿 (白) 啊, 夫人为何长叹?

周夫人 (白) 请问老爷, 你是何人所生, 何人所养?

周子卿 (白) 这……实不相瞒, 下官本是张家所生, 周家所养。只是堂前父母言道, 生身父母早已亡故。夫人因何问起?

周夫人 (白) 老爷呀! 只因明日乃常老爷寿诞之期, 为妻备有寿礼, 派人送去, 不想常夫人差一老妈妈前来退礼, 是我问起情由, 谁知她就是……

周子卿 (白) 是哪一个?

周夫人 (白) 就是孙淑林……

周子卿 (白) 啊?

周夫人 (白) 我的婆母, 你的亲娘。

周子卿 (白) 啊, 此事有何为证?

周夫人 (白) 老爷呀!
(二黄散板) 她言道朱砂贯改名常天保,
孔凤纓改名周子卿。
母亲受苦你不问,
问什么证来要什么凭!

周子卿 (白) 哎呀!
(二黄散板) 听说母亲受苦情,
怎不教人痛伤心。
辞别夫人出府门——

周夫人 (白) 哪里去?

周子卿 (二黄散板) 去到常府认娘亲。
(周院子暗上。)

周夫人 (白) 老爷何不先差院公, 将老母接回, 倘若兄嫂不允, 再去不迟。

周子卿 (白) 夫人言之有理。
院公, 拿我名帖, 去到常府, 接那退礼的老婆子过府叙话。
遵命。

周院子 (白) (周院子下。)

周子卿 (白) 夫人, 若是母亲还则罢了, 倘若不是, 倒被他人耻笑。

周夫人 (白) 纵然不是母亲, 接她来此吃碗安乐茶饭, 也是老爷恤老怜贫一片好心。
(周院子上。)

周院子 (白) 启禀老爷: 常老爷应允了, 常夫人不让她来。

周子卿 (白) 啊? 有这等事?

周夫人 (白) 老爷不要性急, 明日亲自前去, 就以拜寿为名, 探听明白, 再作道理。

周子卿 (白) 夫人言得极是, 下官明日亲自前往。唉!
(念) 但愿是我亲生母,
骨肉分离又团圆。

周夫人 (念) (众人同下。)

【第四场】

(常天保上。)

常天保 (念) 洛阳为府尹, 四品位称尊。
(常院子暗上。)

周子卿 (内白) 周老爷到。

常天保 (白) 有请。
(周子卿上。)

周子卿 (白) 兄长。

常天保 (白) 贤弟!

周子卿 (白) 兄长在上，小弟拜寿。
 常天保 (白) 愚兄叨礼了。
 请坐。
 周子卿 (白) 有座。
 (周子卿两望。)
 常天保 (白) 贤弟看什么？
 周子卿 (白) 兄长府上，新买的那个老婆子，如今何在？
 常天保 (白) 你问她做甚？
 周子卿 (白) 你道那老婆子她是何人？
 常天保 (白) 倒也不知。
 周子卿 (白) 乃是我的亲……
 常天保 (白) 噤声！
 退下。
 (常院子下。)
 常天保 (白) 亲什么？
 周子卿 (白) 是我的亲娘孙淑林！
 常天保 (白) 啊？
 周子卿 (白) 也是你的生身之母。
 常天保 (白) 哇！慢说你我亲生父母早已亡故，纵然还在，如今堂上双亲均已身受皇封诰命，难道你我还能认姓归宗不成！况且身为命官，怎能以仆作母，此事幸在为兄府内说起，若被外人知道，那还了得！哼！真真不知体统。
 周子卿 (白) 兄长此言差矣。常言道：“木发有根，水发有源。”我等身虽富贵，若是忘却根本，岂不成了衣冠禽兽！
 常天保 (白) 怎么讲？
 周子卿 (白) 衣冠禽兽。
 常天保 (白) 住口！
 (二黄散板)
 奴才说话礼不逊，
 全不顾王法与官箴！
 辱骂为兄实难忍，
 从此后不认你周子卿。
 周子卿 (白) 住了！
 (二黄散板)
 亲生之母你不敢认，
 说什么王法与官箴。
 此处不与你辩论！
 常天保 (白) 哪里去？
 周子卿 (二黄散板) 都察院内把理评。
 常天保 (白) 怕你不成！
 (二黄散板)
 都察院我要将你禀，
 你玷污尊长罪非轻。
 周子卿 (二黄散板) 向前扯住常天保，
 常天保 (二黄散板) 反手扯住周子卿。
 周子卿、
 常天保 (同二黄散板) 你与我同把察院奔——
 (同白) 走走走！
 (周子卿、常天保同下。)

【第五场】

(四军士、四校尉引张文达同上。)

张文达 (引子) 出仕朝堂，奉君命，巡查洛阳。
 (念) 二十年前别故乡，一朝显达姓名扬。虽然富贵人尊仰，子散妻离两发苍。
 (白) 只因大比之年，进京赴试，不幸落第，因居京都十有余载，家乡荒旱，妻儿俱无下落。且喜得中二甲进士，今蒙圣恩，出放河南八府巡按。巡查上三府官清

民顺；下五府正待查访。为此牌放洛阳，设堂理案。
中军！

中军（白）有。
张文达（白）传话下去：一府三厅，俱予免见。
中军（白）遵命。
下面听着：大人吩咐下来，一府三厅，均予免见。

（内击鼓声。）

中军（白）何人击鼓？
常天保（内白）知府参通判。
周子卿（内白）通判告知府。
中军（白）候着。
启禀大人：知府参通判，通判告知府。
张文达（白）吩咐下去：知府报门而入，通判跪门而进。
中军（白）大人有令：知府报门而入，通判跪门而进。
（常天保、周子卿同上。）

常天保（白）报，洛阳知府常天保告进。
卑职常天保，叩见大人。
中军（白）请——免——打躬。
张文达（白）嗯！胆大洛阳知府，有事自应禀报，为何擅击堂鼓？讲！
常天保（白）知府参通判。
张文达（白）参他何来？
常天保（白）通判周子卿，仓库不紧，漏落皇粮，大人查出，吃罪不起。
张文达（白）可是实情？
常天保（白）句句实情。
张文达（白）下官厅待传。
常天保（白）谢大人。
中军（白）请——免——仪门打躬。
常天保（白）周子卿，你要小心了。
周子卿（白）凭着这顶乌纱与你拼了。
常天保（白）哼！
（常天保下。）

中军（白）通判跪门而进。
周子卿（白）报，通判周子卿告进。
叩见大人。
张文达（白）哇！胆大通判，知府参你仓库不紧，漏落皇粮，你可知罪？
周子卿（白）通判无罪，特来越告知府。
张文达（白）嗯！你是何出身，怎敢越告知府？
周子卿（白）通判与知府乃是同寅进士出身。
张文达（白）告他何来？
周子卿（白）知府买母为奴，有欺天灭伦之罪。望求大人做主。
张文达（白）哎呀，好大的由头，不管谁家母，哪家奴，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讲来。
周子卿（白）大人容禀。
（二黄散板）
家住山西平阳郡，
柳川巷里有家门。

张文达（白）可有父母？
周子卿（二黄散板）我父名叫张文达，
四校尉（同白）哦！
张文达（白）容他讲。
脸朝外跪。

周子卿（白）是。
张文达（白）你母何名？
周子卿（二黄原板）我的母名唤孙淑林。
张文达（白）哦，你父作何生理？

周子卿 (二黄原板) 我父求名把京奔,
借了周、常两家银。
周、常两家把账讨,
无有银钱便抢人。

张文达 (白) 抢去哪个?

周子卿 (二黄原板) 常家抢去朱砂贯,
周家抢去孔凤纓。
朱砂贯改名常天保,
孔凤纓改名周子卿。

张文达 (白) 你母亲呢?

周子卿 (二黄原板) 母亲寻父遭病困,
卖身常府受苦情。
天保不肯把母认,
反道我仓库不紧, 漏落皇粮, 诬告我在公庭。
这顶乌纱我不要——

(周子卿取下纱帽。)

周子卿 (白) 大人呐!

周子卿 (二黄散板) 一心要认老娘亲。

张文达 (白) 呀!

(二黄散板) 听罢言来才知情,
原来是两个小娇生。
人来传上常天保,

(常天保上。)

常天保 (白) 参见大人。

张文达 (白) 起过一旁。

(二黄散板) 再把中军叫一声。

(白) 中军。

(张文达向中军耳语。)

中军 (白) 遵命。

(中军下。)

张文达 (白) 周子卿。

(二黄散板) 这顶乌纱你戴定,
我保你母子相逢在察院门。

(周子卿戴帽站起。【急急风】。中军带孙淑林同上, 孙淑林惊疑不定, 进衙。)

中军 (白) 孙淑林带到。

张文达 (白) 抬起头来。

孙淑林 (白) 有罪不敢。

张文达 (白) 恕你无罪。

孙淑林 (白) 谢大人。

张文达 (白) 掩门。

(军士、校尉、中军同下。)

张文达 (二黄散板) 一见夫人到来临,
好似钢刀刺我心。
走上前来忙跪定,

周子卿、
常天保 (同白) 啊?

(周子卿、常天保见状, 各跪下, 周子卿惊喜, 常天保战栗。)

孙淑林 (二黄散板) 问声老爷你、你、你是何人?

张文达 (二黄散板) 夫人不必胆战惊,
我是你丈夫张文达你仔细认清。

(周子卿、常天保一怔。)

孙淑林 (白) 你、你、你是张文达?

张文达 (白) 张文达。

孙淑林 (白) 张秀才?
 张文达 (白) 张秀才。
 孙淑林 (白) 唉! 夫啊!
 (孙淑林哭。)

孙淑林 (二黄原板) 二十载因何无有音信,
 难道说忘却了夫妻之情。
 张文达 (二黄原板) 我也曾寄过了平安信,
 我也曾捎过了安家银。
 下书人回来对我论,
 他言说山西省, 遭荒旱, 树无有枝、草无根、不知你母子何处存身, 无处找寻!

孙淑林 (二黄原板) 我何曾见过你平安信,
 我何曾见过你安家银?
 别的话儿我不问,
 问一声、丹墀下、跪定了、二位长官、头戴乌纱、身穿大红、他是何人?

张文达 (二黄原板) 这就是长子朱砂贯,
 那就是次子孔凤英, 两个娇生。

孙淑林 (二黄原板) 夫荣子贵如梦境,
 骨肉团圆喜在心。
 长子哪里为官宦,
 次子何处管黎民?
 老爷你身授是何任,
 一一从头说与我听。

张文达 (二黄原板) 长子洛阳为知府,
 次子通判管黎民。
 老夫身授都察院,
 父子三人进士出身。

孙淑林 (二黄原板) 听罢了这番话暗自称庆,
 不枉我受苦二十春。
 急忙忙下堂去把娇儿来认——

(小拉子。)

常天保 (白) 母亲。
 孙淑林 (白) 你何人?
 常天保 (白) 孩儿朱砂贯。
 孙淑林 (白) 哦, 你是常天保?
 常天保 (白) 正是。
 孙淑林 (白) 常大老爷。
 常天保 (白) 孩儿知罪。
 孙淑林 (白) 好奴才!
 (二黄散板) 不孝的奴才骂几声!
 你纵妻虐母心毒狠,
 把为娘当做了陌路人。
 狠心肠不把长子认——

周子卿 (白) 母亲。
 孙淑林 (白) 你何人?
 周子卿 (白) 孩儿孔凤纓。
 孙淑林 (白) 儿就是周子卿。
 周子卿 (白) 正是。
 孙淑林 (白) 哎呀, 儿啊!
 (二黄散板) 孝顺还是我那二娇生。

(周子卿起立。)

张文达 (二黄散板) 难怪夫人喜又恨,
 一母同胞两条心。

(张文达向常天保。)

张文达 (白) 奴才呀!
(二黄散板) 你纵妻虐母该何罪?

常天保 (白) 爹爹呀!
(二黄散板) 饶恕儿无知不孝人。

张文达 (二黄散板) 奴才做事实可恨!
(白) 夫人呐!
(二黄散板) 念他无知发落从轻。

孙淑林 (二黄散板) 老爷讲情我遵命,
再把奴才叫一声。
为人怎能忘根本,
(白) 儿啊!
(二黄散板) 从今后儿必须改过自新。

(常天保起立。)

张文达 (白) 后面更衣。

(【吹打】。周子卿扶孙淑林同下，周夫人、周丫鬟、常夫人、常丫鬟同上。孙淑林换官衣、周子卿扶上，与张文达对坐。常天保、周子卿示意常夫人、周夫人参见张文达。)

周夫人、

常夫人 (同白) 公爹在上，媳妇拜见。

张文达 (白) 罢了。见过儿的婆母。

(常夫人趑趄不前，常天保暗中催促。常夫人迟钝。)

常夫人 (白) 婆母在上，媳妇拜见。

(常夫人跪下。)

孙淑林 (白) 哼!

(孙淑林转过身去。)

周夫人 (白) 婆母在上，媳妇拜见。

(周夫人跪下。孙淑林笑容满面。)

孙淑林 (白) 哎呀，贤孝的儿媳，快快起来。

周夫人 (白) 多谢婆婆。

(周夫人起立，向常天保示意，请代讲情，常天保拂袖不理。周夫人暗中将家法递过，示意常夫人向婆母请罪。)

常夫人 (白) 婆母，媳妇无知，多有得罪，特此头顶家法，望求婆母高抬贵手，责打媳妇几下，以赎前罪。

(孙淑林不理。)

周夫人 (白) 婆母，嫂嫂虽然不是，如今已知悔过，还望婆婆看在媳妇面上，多多宽恕，教训与她才是。

孙淑林 (白) 好好，待我教训于她!

(二黄行弦。孙淑林取过家法，颤抖地站起来。)

孙淑林 (二黄散板) 啊，你、你、你这狠心的……

(孙淑林举家法欲打。)

常天保、

常夫人 (同白) (母亲) (婆母)!

孙淑林 (白) 唉!

(孙淑林打不下去，沉痛。)

孙淑林 (二黄散板) 媳妇啊!

(孙淑林拭泪，挽起常天保、周子卿、周夫人。)

孙淑林 (二黄散板) 霎时间不由我万感交迸，
止不住心酸痛老泪淋淋。

(白) 唉! 媳妇，非是为娘与你生气，这衙内家人使女甚多，从今以后，必须好好看待他们，若是再像对为娘这样么……唉! 我也就不必讲了啊……

(孙淑林拭泪。)

常丫鬟 (白) 哎哟，老太太，您这话说的真圣明。

常夫人 (白) 媳妇一定改过。

(周丫鬟学常夫人。)

周丫鬟 (白) 媳妇一定改过。
(周夫人制止。)

周夫人 (白) 嗯!
起来。

(常夫人迟疑。)

周夫人 (白) 嫂嫂起来吧。
常夫人 (白) 多谢婆母。
(常夫人起立。周丫鬟学常夫人。)

周丫鬟 (白) 多谢婆母。

周子卿、
常天保 (同白) 孩儿要认姓归宗。
张文达 (白) 待为父与儿等同修本章，奏明圣上。

周子卿、
常天保 (同白) 遵命。
张文达 (白) 今日一家团圆，后堂设宴欢聚。夫人，你来看：
(念) 一门三进士，
孙淑林 (念) 枯木喜逢春。
周子卿 (念) 富贵休忘本，
常天保 (念) 为人莫欺心。
孙淑林 (白) 好啊，好一个“为人莫欺心”！来呀，哈哈……
(常天保、周子卿同搀扶张文达，常夫人、周夫人、周丫鬟、常丫鬟同搀扶孙淑林，常夫人触及孙淑林伤处，急缩手，孙淑林忍痛含笑，示意不妨。众人同下。)

(完)